



一条河里流出一带绿谷

□马俊娟

我喜欢看河，尤其是城市中的河。喜欢看，就一定有个原因，可能觉得城有活水，便是亲水之城，亲水之城便更显灵性、更具动感、更有活力吧。都说一个城市得水为上，藏风次之，我也这么认为。城市有河有水，就有了灵魂、血脉和生命，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的温润、大气和福报。我看过很多条河，城市的、山野的，大的、小的，但有一条我翻来覆去看的时间最长，多长呢？长到从少女时代，一直看到了如今知天命的年纪。看这条河，说是看，不如说成谈，因为谈比看更认真仔细，更具动态坚持，更有前瞻、现在和未来；更有失望过的、期待过的、惊喜过的、赞赏过的和坚信过的东西在里面。这条河，就是头屯河。

第一次从奇台县到昌吉市，坐的是大轿车，走了近7个小时。快到昌吉的时候，有人指着前面一座旧水泥桥说，头屯河到了。转头擦擦车窗，向外望，一条河床自南向北敞亮地露在桥下。河床内沟壑纵横，河岸上杂草荒芜。还记得那应该是七八月的时节，远远望去河水不大，好似想着什么心事慢吞吞地流淌着。第一印象的头屯河，就是这样的，什么景致都没有，就一条河床、几股浊水而已。也许之前生活在阿勒泰那个山清水秀的山城，两条美丽的大小青河，给我的印象太深，记忆太刻骨铭心。猛一看到头屯河，心里真的就没有把它当成一条真正的河，因为两岸没有茂盛的树木，没有青草野花，没有羊欢马啸，没有垂钓的人影；河内没有漂亮的鹅卵石，没有飞跃嬉戏的鱼群，更没有哗啦啦的流水声。那时我固执地认定，这是一条没有渊源的河，没有魂魄的河，没有生机和活力的河。那次之后，每次路过头屯河，我都会远远看上几眼，总是期待那儿多少能有点自然的景，或是人工赋予的景，带给我一点惊喜，可是一次都没有。

后来昌吉屯河商场、屯河体育馆、屯河路、屯河水泥厂……渐渐被人们叫响的时候，头屯河两岸的落寞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场景所替代，两岸有企业拔地而起，夹杂着居民的平房，参差不齐。那时看头屯河，就像在读一张皱巴巴字迹泛黄的旧报纸。夹在工厂和居民杂区中的头屯河在呻吟，河的血脉早已变质甚至干涸，河床的筋骨被曲解得歪七扭八，河床早已体无完肤，雪山尽头的河首含泪默默补给，然而却无济于事。

当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厚植人心，决策者开启了头屯河两岸综合治理的帷幕，都说治河胜于造城，这句话深藏着怎样的难度、问题和艰辛不言而喻。近十年的光景，搬迁河两岸的企业，迁徒杂居人群，拆除违章建筑，关闭砂石料场，开展河道内垃圾清除，治理污水横流，修复河系，改善河岸……高起点规划、高首位推动、高质量建设、高品质呈现，头屯河两岸水、草、林、土等全方位恢复，河岸生态和区域小气候全面改善和修复。如今，再看头屯河，碧水蓝天，花红柳绿，让人喜不自胜、心旷神怡。

一条头屯河，流出了一道庭州绿谷。诗意又贴切，这一切源于头屯河自然的美、创造的美、宁静的美、流动的美。



庭州大地日新月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规划和主题的大气之美。头屯河综合治理涉及两岸三地，9.1平方公里区域，全长13.3公里，两岸上百个景点一线串珠，新疆首座双层钢桁架桥——头屯河景观大桥横跨其中，像一座连绵起伏的天山山脉，与旁边标志性建筑、雪莲花造型的新疆大剧院以及头屯河沿岸城市提升景观带融为一体，展现了头屯河的大气之美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文化和文明的和谐之美。沿头屯河景观轴线漫步，从南到北自然生态修复公园、城市康体运动公园、城市庆典公园、工业遗址公园、文化主题公园五大公园，彰显了头屯河生态绿线、康体打卡地、庆典广场、工业历史印记、城市文化名片的魅力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百姓幸福的祥和之美。造福人民，人民满意，是头屯河大美的内涵，这一美为头屯河增加了颜值，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亮点。门球场、篮球场、足球场、羽毛球馆、慢跑步道是健身达人的好去处；木栈道上散步、特色廊下小憩、人工湖边打太极、亭榭空地唱上一曲、观光台上观桥景，这是老年人的最爱；骑车、滑板、足球竞技、极限运动，青少年在这里活力四射；跷跷板、秋千、攀爬网络游戏运动，受到小朋友的青睐。头屯河两岸自此百姓和乐，欢声笑语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山清水秀的洁净之美。河岸新增万亩绿化面积，几万株树木亭亭玉立，上百种树品姿态万千，密集成了绿树之荫，新造了一块城市“绿肺”。头屯河河道疏通，岸上公园水系重建，人工湖建成，碧水泛波，波光粼粼，吸引着鸟儿来了，蝴蝶来了，河里鱼儿来了，就连白鹭也悠然飞落，好奇地在这里驻足觅食。林静鸟语，鸟语如歌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草绿花繁的欣欣向荣之美。绿草和花卉是头屯河两岸随处可见的景观，铺就和衬托了两岸所有的景致。在绿草的陪衬下，紫色的花园、白色的花园、红色的花园、粉色的花园、黄色的花园，还有五彩的花廊和缤纷的花道……玫瑰、丽菊、芍药、格桑、勿忘我、薰衣草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花，从春天一直开到秋天，这个园子败下来，那个园子又盛起来，这茬刚开罢，那茬又接着开。散步其中，甜香、暖香、冷香、幽香……扑鼻而来，这是花的气息、泥土的气息、生命的气息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夜幕下的光影之美。华灯初上的夜晚，头屯河两岸灯光璀璨。每一座桥梁流光溢彩，每一座建筑灯光闪烁，每一条路都是一条光带。若置身于水边，现实和倒影让人难以分辨，夜和光影的魅力，将人们轻轻挽留，恍惚中不愿离去。喷泉随着音乐喷出缤纷美景，水在翩翩起舞，水的灵性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展示着、诉说着头屯河故事。这里有工作一天来散心的人，有追逐打闹的孩子，有精神焕发踩着舞步的中年人，还有跳着激情街舞的年轻人。这里还有夜市的味觉盛宴，各种特色美食吸引着人们去享用。头屯河的夜，就是这么的梦幻，又是那么的有烟火气。是那么的沸腾，又是那么的安详。

看头屯河的美，要看昌吉未来的辉煌之美。头屯河两岸是一幅大美昌吉的生态画卷，是一幅富足昌吉的富民画卷，是一幅幸福昌吉的欢乐画卷。此刻，让我们一起再去领略头屯河的美。

(该作品获“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”征文成人组三等奖)

我家祖籍天津杨柳青，民国年间，我爷爷挑着货郎担来到了昌吉。1971年冬天我出生在昌吉老城西街，我家低矮的平房一明两暗，木制屋顶、泥土墙、泥土地、窗户糊纸。印象中，奶奶在灶台前给我们烙饼。

小的时候我穿布鞋，姐姐也穿布鞋，但姐姐总穿新的，我的忽大忽小，不太稳定。我姐姐穿剩的就小，给我新做的就大，我的脚迷迷糊糊的，收放难以自如。姐姐总是带着我站在团结路巷口排队提水，我俩蹒跚地抬着满满一桶水走在西街的余晖中，记忆中黄昏都变沉重了。

顺着西街每个巷道走，都是一家挨一家低矮的小院子。我家居住的巷道较宽，阿依木汗家的巷道和陕西寺正对，巷口窄得只能过一辆独轮车。每次煤只能卸在巷口，我们帮她一筐一筐地往家里提。夏天傍晚时，西街大大小小的孩子总是疯跑着捉迷藏，那些曲折狭窄的小巷子仿佛是无尽的迷宫。我快六岁了，又黑又瘦，跑起来比同龄男孩子快。一次我正想藏在兽医站马棚里，谁知脚踩在一个凸起的长凳上，一个跟头摔倒了，裤子膝盖处扯开一个大口子，布鞋崴变形了。膝盖上又是土又是血。后来母亲带我去市医院包扎，换了半个月的药才愈合。现在我的膝盖上有一个大疤痕，那是西街给我留下的印记。

1978年，我上小学了，在离西街不远的县二小，学校的课桌是土砌成的，桌面贴着木纹纸，三年级凳子都得学生自带。西街巷子里经常“刮风满土，下雨遍地泥”。下雨时，路上的雨水往院子里流，院子里的雨水往地势低的地方流。最后实在没办法出行，父亲就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渗水坑，问题暂时缓解了，但屋子里却越来越阴潮了。一天又下大雨了，屋子里脸盆接漏雨，滴滴答答响了一晚上。一早我穿着胶靴拎着凳子上学，巷道里雨水和土和成了泥巴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。浑身被雨水淋透了，裤管上溅满泥点子，胶靴上黏着的泥巴越走越厚，走到陕西寺附近陷在泥潭中挪不动了。我扶着凳子哇哇大哭起来。好心的古丽大姐路过“营救”了我，赶到教室已经迟到了。同学们盯着我胶靴上的两大团泥巴，我羞愧地逃向座位。

1984年，我上初中了。那时家里通了自来水，打开水龙头，水哗哗地流，我和妹妹激动地拍起了手。家里买了半自动洗衣机，搓衣板彻底淘汰了。添置了14英寸彩电，《霍元甲》《射雕英雄传》看得我热血沸腾。家里的窗户换成了带玻璃的，小院子里盖了一间平房作厨房。那年八月底，为庆祝昌吉回族自治州成立30周年，干部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，我是花束队成员，演练了两个月，学校要求准备白衬衣、蓝裤子、白球鞋。之前运动会都是向邻居阿舍姐借的白球鞋，这次我央求了好久，妈妈终于带我在屯河商场买了一双白球鞋，尽管大一个鞋码，我还是激动地看了又看，放在哪儿都怕拍脏。第二天风和日丽，西街人头攒动，我把花束高高举起，脸红扑扑的，一溜烟跑出了西街，练习着一连串口号，不时瞟一眼雪白的鞋子，我的心里绽开了朵朵鲜花。

1988年，我高中快毕业了，拥有了人生第一双皮鞋。拣姐姐剩下的，棕色的，半高跟。穿着校服扎起秀发的我袅袅婷婷，每天穿梭于西街卖凉皮的阿舍阿姨和打馕的买买提、马家阿奶的酸奶摊之间，他们忙碌的脸上汗津津的，眉眼带笑地招呼着客人。听西街的人说，别看都是小本生意，他们挣得可不少，个个都是万元户。年关到了，我在天津的小姑娘带着表妹来探亲，逢人就夸奖我爱学习，生活简朴，还顺带教育表妹。表妹小嘴一撇，表示不服气。临别时，小姑在百货大楼买了一双黑高跟鞋皮送给。可我那时青春年少，勉强收下后就束之高阁了，不是不喜欢，是不愿意穿“嗟来之鞋”，后来便宜我妹妹了。

一条西街承载岁月更迭

□姚莉晶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陕西寺旁盖了二层门面楼，团结路铺了沥青路面。邻居们的生意也越发得红火，整个商业街吆喝声不断，烟火气十足。阿舍便利店安装了电话，阿依木汗糕点生意做到了乌鲁木齐，买买提买了夏利车跑出租，玉素甫承包了工程做建筑，而我分配在机关做财务工作。当我和阿舍姐、阿依木汗穿白色连衣裙、白色高跟鞋行走在西街时，引来一阵阵的注目礼，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时间来到2011年，西街小巷轰隆隆，旧城改造开始了。在老房原址上建起了一栋栋洋气的高楼，看着干净笔直的街道，看着郁郁葱葱的树木，看着整洁的垃圾箱，看着停放的一排排私家车，看着小区里各种休闲活动场地，看着小区里矗立的“为中国人民谋幸福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”的宣传牌，我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。这是我生于斯，长于斯的西街吗？这是我走过千遍万遍的西街吗？虽然我在梦中无数次期盼过“她”俏丽的模样，但如今“她”的秀美俊朗还是美醉了我的双眼。

拆迁安置后我和邻居们还住在一个小区，迁新居那天，邻居们都哭了。明亮的两室一厅，喜庆的挂毯、气派的沙发、精致的鞋柜。大家都说，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园，西街原本该有的俊俏模样。

走在西街的路上，我戴着墨镜，系着丝巾，踩着镶水钻的高跟鞋，身姿曼妙的和舞蹈队成员一起去社区活动室排练；走在西街的路上，我穿着休闲运动服，戴着耳机，蹬着运动鞋，健步如飞奔向小广场，和邻居们一起在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；走在西街的路上，各民族的孩子嬉笑着，在运动场上精神抖擞地踢着足球，如同小时候捉迷藏的我们；走在西街的路上，各民族的居民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扯着家长里短，相约着去百姓食堂就餐。

时代变迁，岁月更迭。承载了百年风霜的西街，以崭新的面貌向我们走来。西街的记忆继续延续，西街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着。

(该作品获“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”征文成人组三等奖)

